

1963年8月2日到7日,河北省来势凶猛的暴雨一连数日下个不停,海河上游的八百里太行连成一个特大的瀑布,向海河水系五大支流倾泻。河北省奋力抗洪抢险。天津告急!虽然成功向静海县泄洪,但为确保市区绝对安全,市委市政府发出全民总动员加固堤埝的号召。

当年20岁的我在天津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四工区刘鹤轩抹灰组当壮工。我作为一名共青团员,参加抗洪固堤志愿队责无旁贷,于是和本组的李文义、陈忠俭、杜文让、杨春华等8名小青年一起报了名。

记得公司大约抽调了60余名青壮年,除抹灰工,还包括瓦工、灰土工、架子工、钢筋工、木工等。8月8日天不亮,我们就在八里台四工区大礼堂集合,然后背着行李,组成一建抗洪突击队直抵西郊区小卞庄独流减河沿岸。

彼时大约20公里的路程,全凭“11路”——步行,需要两个多

退休带娃后,风景优美的天津动物园是我常去的遛娃打卡地。今年五一节前后,猴山、熊山附近播放的劝止投喂的音频火了。

禁止私自投喂动物,是动物园明文规定,之前园内各处的喇叭也在不停地播放提醒,可私自投喂行为屡禁不绝,估计动物园管理者没少为这伤脑筋,于是在猴山、熊山附近,出现了天津话版的劝止音频:“游客朋友们,请不要投喂动物。这帮动物……有工资有保险,还有专门大夫给体检,吃饭定时定量保证健康……你不舍得买猫山王,它一筐一筐地吃,你一角一角地吃西瓜,它一车一车地啃,你一片一片地吃三文鱼,它一条一条地炫,你说你喂它干嘛呢!喂坏了还是事儿,有

●老物件的故事

袜 楦

一 镜文并摄

袜楦,也被人称为“补袜板”,是在一块鞋底形状的木板上粘上一块厚厚的“前掌”和高高的“脚后跟”,中间用一根木杆连接,形状好像人的一只脚。补袜子的时候,要将袜子套在袜楦上,绷紧以后打上一个结,这样就可拿在手里轻松地缝补了。过去,补袜子是居家过日子的寻常家务,有老话说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”,其中就包括补袜子。

20世纪70年代之前,我家也使用过袜楦,记得有大小两

小时。走累了怎么办?大家就唱革命歌曲解乏:“我们走在大路上,意气风发斗志昂扬……”“蓝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样,广阔的大路上歌声飞扬……”我们不知不觉来到了小卞庄独流减河东岸。更令大家感动的是,当地老乡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,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“接风餐”,我们站在大堤上向西望去,静海的房屋、田地已成一片汪洋,不禁由衷地敬佩农民兄弟为分洪泄流做出的牺牲。

饱餐战饭后,我们一组在坡地前方取土装筐,一组负责向堤上运土,一组在堤顶加固。负责堤顶加固的是灰土工,干的是专业活儿。他们边夯实堤土,边喊着劳动号子:“嗨,加油干!固堤埝,不让洪水再泛滥!”我们抹灰组的八个青年加入运土队伍,俩人一组,抬着装满黄土的柳条筐

天津人的松弛感

南北萍

这闲钱对自个好点儿吧!”

还有更搞笑的:“游客朋友们,欢迎来到天津动物园猴山大伙单。猴山没有火,猴山没有锅,挂面塞进去,没有猴会做。关爱动物,拒绝祸祸。”还有人给猴塞挂面?脑洞太大了吧!

用天津口音、以天津快板和单口相声混搭风制作的音频段子,据说是民间高手制作、动物园采用的,充满天津话的喜感和天津人性格里特有的松弛感,游客在忍俊不禁之余,也收回了投喂之手。这些幽默音频在互联网上

爬堤坡,暗自较劲展开竞赛。正值三伏天,队员们个个汗流浹背,干脆只穿短裤。固堤劳动强度大,年轻人个个成了“大吃”:我一顿饭能吃四个馒头!虽然就的是老乡的老熟咸疙瘩头,但吃起来津津有味。白天的劳动虽然紧张劳累,但仗着年轻有热情,能扛。可是夜里以堤坡为床,星空为被,蚊子成群肆虐,难以入睡。指挥部给每人发一瓶“避蚊油”,方令蚊虫退避三舍……

1963年的天津抗洪固堤战斗中,天津人民众志成城,共动员100万人参加,其中50万人奔赴前线守卫300余公里堤防,用大量草袋、席子、木桩、土石方加高子埝,历时约50天,经受了两次洪峰考验,终于赢得那场抗洪的全面胜利。

60多年过去了,当年参加天津“抗洪保卫战”的火热场面,仍时时在眼前浮现;静海县农民兄弟的自我牺牲精神和深情厚谊,长留我的心底。

迅速火出圈,动物园也抓住商机,及时推出小猴玩偶文创产品,内装幽默音频芯片,按键就能听,颇受欢迎。

一方水土一方人,天津人的性格,与河海文化、漕运文化、移民文化等地域文化息息相通。天津因河海漕运而兴,旧时的平民百姓,多是周边区域来津谋生的农民,俗称“扛河坝”的码头装卸是他们填饱肚子的首选工作。弯腰弓背,靠力气吃饭,一起一落间,讲求实实在在的“拿得起放得下”。久而久之,松弛幽默,随和安分,就成了市民与城市共有的标签。当下,天津人“把日子过成段子”的松弛感,天津城市文化务实接地气的烟火气息,越来越成为很多人喜欢上这座城市的理由。



个,大个的用来补男袜,小个的补女袜;闲着不用时,我就拿它当汽车在床上推着玩。父母都会使用袜楦,但在我的记忆里,父亲用袜楦的时候多一些,可能是他走路多、磨损快,所以袜子穿得费。记得父亲有双白线袜,脚掌和脚后跟处却是蓝补丁。他解释说,脚丫子往鞋坑儿里一

揉,嘛也看不见。用袜楦补袜子的最大好处,是补完的袜子比较平整,穿上不硌脚。后来,尼龙袜子风行一时,这种袜子破了以后不能再打补丁,需要用袜楦撑起来后,直接拿针线把窟窿一点点地繅上。

于士祐怀念梅成栋

吴裕成

诗人于士祐曾怀科举理想。至清咸丰乙卯(1855),乡试仅获副榜第九名。这一年,他二十六岁,“乃奉椿萱抵北平”,陪父母去了永平府。永平古称北平,府治在卢龙。于士祐胞兄士祺时任府训导。

“一家八口居龙塞,薄俸聊为糊口资”,生活并不宽裕。于士祐没有吃闲饭,做了“永郡广文”——儒学教官,边教书,边备考。三年后再赴试,没有斩获。他写《感怀》诗,自嘲“迂拙原生性,功名等守株。十年惭故我,余子笑今吾”。心情虽灰,也没有忘记苏东坡的放达,“何时游赤壁,狂啸学髯苏”。

于士祐还以《讲堂独步有怀故学博乡前辈梅吟斋夫子成栋》为题,写了两首诗。梅成栋号吟斋,编选《津门诗钞》功垂地方文学史。梅成栋屡经会试落第,晚年出任永平府训导。于士祐写道,同一讲堂“吾乡老梅尉,曾此几行吟”;又写道,“知不甘年后,添得一诗囚”。想象与前辈诗人对话,“诗囚”加上那“添”字,对于失意的释然,连同作为寄情诗歌的后来者的情怀,尽含其中。

《梅兰芳特刊》风波

曲振明

1927年9月,天津“协兴社”邀梅兰芳、杨小楼等名角,在新明戏院演出,特别印制《梅兰芳特刊》随场免费赠送,本意是改良版戏单。可有关这份特刊的消息刚传出,就闹出不少让人费解的乱象。

刊登广告的邀约信函上,落款只称“敝社重金礼聘梅、杨二人”,通篇不提主办演出的协兴社,反倒用《京津快报》《正言晚报》的信笺印发,不知情的百姓误会是报社请来的名伶。各方还为此争抢出版署名。刊物正式印出,封面分明写着协兴社临时特刊,书页骑缝却全是《京津快报》的广告,甚至登出报社招聘记者的启事,极易混淆主办主体。宣传时还说特刊采用彩色精印,实际只有单色印刷;另外,承诺的梅兰芳、杨小楼剧照也缩水,第一期仅两张梅兰芳剧照,第二期只剩一张,水准远不如《北洋画报》做过的伶人专刊。

此事被媒体曝光后,《京津快报》登出澄清声明:特刊名义上归协兴社自主把控内容,但广告、印刷、分发所有业务,全部委托该画报代办。这才解开了众人的疑惑。

严克宽克己为人

章用秀

严修的父亲严克宽(字仁波),心地善良,多行善事。面对连年灾害给老百姓造成的痛苦,他不但拿出个人的大量钱财救助灾民,而且还说服自己的亲戚朋友出力赈灾,以至连他年幼的子辈严振、严修兄弟也被动员起来,奉命到天津西郊、北郊各村庄了解民间疾苦,接济穷苦百姓。

清同治十二年(1873)夏秋之交,津郡霪雨,灾区甚广,育婴堂收养婴儿日益增多,经费吃紧,克宽慷慨解囊,“助钱壹千陆百吊”;光绪五年(1879)邑人李世珍(李叔同的父亲)倡捐建备济社,以济贫穷无告之民,克宽“捐银一千两”;为了慈善事业,“费皆自出,岁恒,三四千金,弗惜也”。

严克宽严于律己,心系他人。他生平喜读“宋五子书”,日以为课,手自抄撮,积累成帙。其律身以“敬”为主,终日敛容,日置一册,分记身过、口过、心过以自讼。史志记载,江苏元和人王炳燮因讲学与严克宽相契合。王在天津任上,力行保甲法,严克宽颇为赞成。后来王炳燮因病亡故,宾僚散去,贫无以殓,唯严克宽理其身。严修同样注重个人道德修养,捐廉助人,且在日记中常有自讼自责之语,与其父辈的言行一脉相承。

